



世界著名侦探小说
学生课外阅读经典



福尔摩斯 探案故事

FUERMOSI TAN'AN GUSHI

跌宕起伏的情节 缜密细致的推理
生动活泼的语言 丰富新奇的科学知识

[英] 柯南道尔 / 原著
邵鹤丽 /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惊心动魄的神探传奇 精彩绝伦的探案之旅

福尔摩斯探案故事

FUERMOSI TAN'AN GUSHI

[英] 柯南道尔/原著 邵鹤丽/主编

(下)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邵鹤丽主编.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95-3359-9

I. ①福… II. ①邵… III. ①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2435号



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下)

原 著: [英] 柯南道尔

主 编: 邵鹤丽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5-3359-9

定 价: 68.00元(上下册)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7层

<http://www.fjcp.com>

e-mail: fcph@fjcp.com

邮 编: 350001

开 本: 800×1020毫米 1/16

总 印 张: 28

总 字 数: 240千字

印 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三河市洵阳镇三香路东侧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



FUERMOSI TAN'AN GUSHI

目 录

蓝宝石案 /001

鬼足谜案 /017

戴面纱的房客 /042

雷神桥之谜 /052

五个橘核 /072

王冠宝石案 /088

失踪谜案 /108

恐怖谷 /129

第一章 密码信 /129

第二章 伯尔斯通的悲剧 /130





- 第三章 黑暗 /136
- 第四章 剧中人 /147
- 第五章 谜底 /158
- 第六章 芝加哥来客 /170
- 第七章 伊蒂的爱情 /174
- 第八章 加入“死酷党” /178
- 第九章 法庭受审 /184
- 第十章 为虎作伥 /188
- 第十一章 大难临头 /192
- 第十二章 一网打尽 /195
- 第十三章 尾声 /199

最后一案 /201





蓝宝石案

圣诞(dàn)节后的第二天，我去拜访老朋友福尔摩斯并祝他节日快乐。福尔摩斯正拿着一顶旧毡(zhān)帽研究着。我好奇地问：“我猜呀，尽管这顶帽子看起来没什么，可它肯定关联到什么生死攸(yōu)关的事——它是能帮你解开某个谜团、帮你逮住罪犯的线索。”

“不，不关系到犯罪，”福尔摩斯笑着说，“只不过是件怪怪的小事而已。你认识那个在警察局门口值班的彼得森吧？”

“认识。”

“这帽子是他捡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圣诞节凌晨四点，彼得森从一个小宴会出来，正沿托腾汉姆法院路回家。他看见前面有个背着一只白鹅的高个子男人慢慢地走着。走到古基街拐弯的地方，高个子突然和几个流氓打起来了。一个流氓把他的帽子打落在地。为了自卫，他操起棍子四下挥舞着。结果棍子碰到了身后商店的橱(chú)窗，把玻璃打碎了。彼得森冲上去想帮这个高个子一把，结果那人因为打破了玻璃惊慌不已，一看见有个穿警服的人冲过来了，扔下东西拔腿就跑，很快就跑远不见了。那些小流氓也溜了。这样一来，现场只剩下他和两样东西，一顶破毡帽和一只上等的圣诞大肥鹅。这只鹅的一只脚上拴着张小卡片，上头写着‘贝克夫人’，帽子里头也有姓名的缩写‘H.B.’。可在这座城里面，姓贝克的成千上万，叫亨利的也成千上万，要把东西还给失主可真难哪！”

“那彼得森怎么办？”

“他当天一大早就把鹅和帽拿到我这儿来了。我们把鹅留到了今天，



尽管天冷，但为了别让它坏掉还是吃了的好。所以我让彼得森拿走了鹅，而我把那位先生的帽子给留下了。”

“他没登遗失启事？”

“没有。”

“那你现在有线索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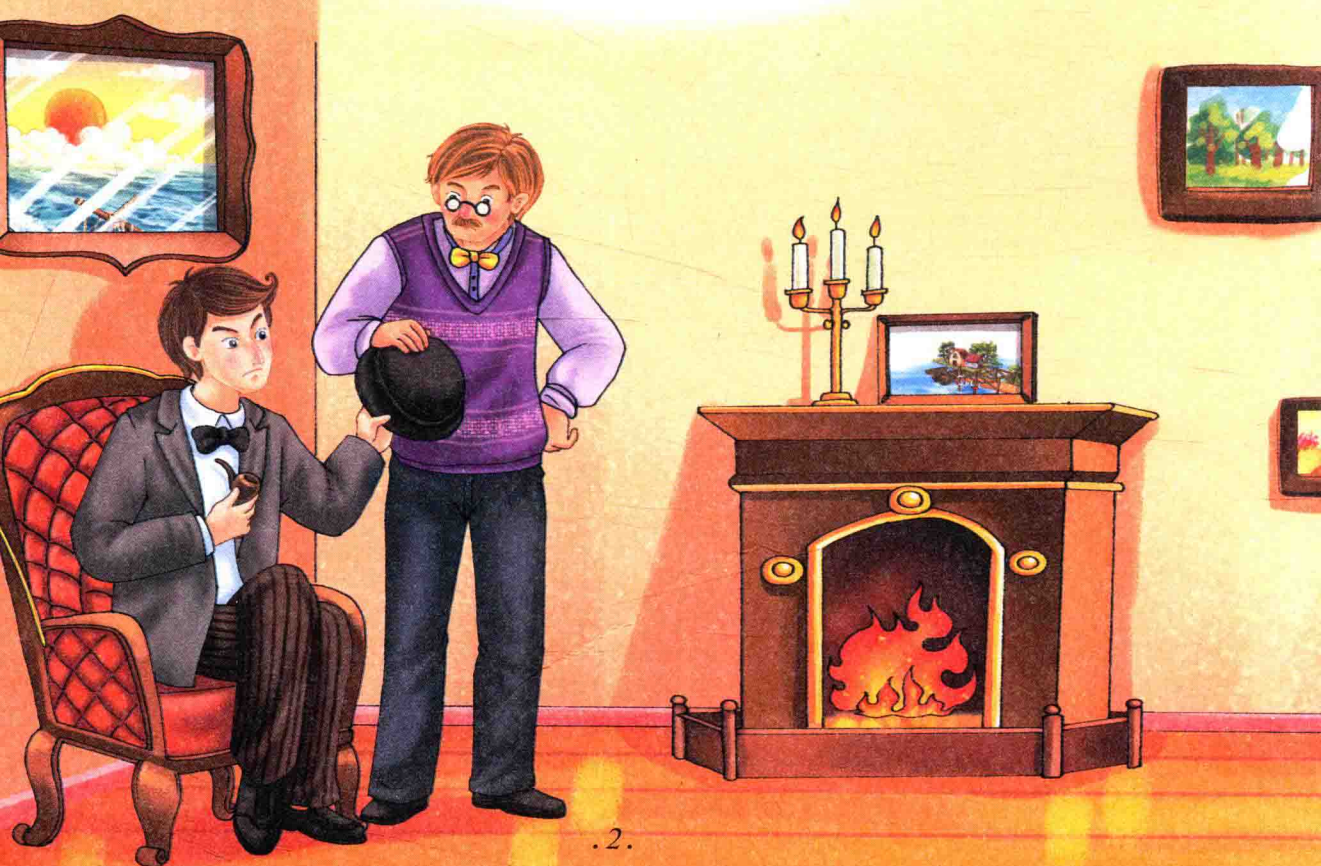
“只能凭帽子推测了。”

“你开玩笑吧！凭这顶破帽子你能推测出什么？”

“给你放大镜，你是知道我的方法的，看你能从这顶帽子推测出它主人的个性吗？”

我拿起帽子仔细打量，但一无所获。这是一顶普通的黑色圆毡帽，又硬又脏，变了色的红色丝质衬里上没印厂商的牌号，却草草地写着人名的缩写字母H.B.。总之，这是积了一层厚灰的破帽子。

“我看不出什么东西。”我把帽子递给福尔摩斯，“还是请你来告诉





我，你推论出了什么吧。”

我正在听着福尔摩斯对这个帽子做出的推论的时候，门猛然被推开了，彼得森满脸通红、惊慌失措(cuò)地冲了进来。

“那只鹅，福尔摩斯先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鹅？怎么了？是不是它复活了，从窗口飞走了？”福尔摩斯笑着说。

“先生，你看我太太在鹅肚子里发现了什么？”他把手掌摊(tān)开，掌心上一颗比黄豆稍小的蓝宝石光芒四射，电光一样在他黝(yǒu)黑的掌心闪烁。





福尔摩斯打了个呼哨站了起来。“天哪！彼得森！”他说，“这可是件珍品啊，我想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吧？”

“是钻石吧，先生？那种切玻璃就像切泥的宝石。”

“不单是宝石，而且是——”

“是莫夫伯爵(jué)夫人的那颗蓝宝石！”我惊叫着。

“就是它。最近的《泰晤士报》每天都有这颗宝石的一些故事，看得我连它的形状和重量都了如指掌了。这是颗举世无双的宝石，它的价值不好估量，但作为悬赏(xuán shǎng)的一千个英镑(bàng)肯定还不及它实际价值的二十分之一。”

“一千英镑！老天！”彼得森跌坐在椅子上，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不过是赏钱而已。只要能找回这颗宝石，伯爵夫人把一半家产送给找到宝石的人都愿意。”

“如果我没记错，”我说，“这宝石是在世界宾馆丢失的。”

“是的，而且是在12月22日，也就是五天前。一个叫约翰·霍纳的管道工被起诉，说他从伯爵夫人的珠宝箱里偷走了这颗宝石。我想，我应该有关于这事的报道。”他在那堆报纸中翻找着，最后终于找到一张，把它压平，对折起来，他拿起念道：

“‘世界宾馆’宝石盗窃案。约翰·霍纳，现年26岁，管道工，因本月22日盗窃莫夫伯爵夫人一贵重蓝宝石而被起诉。宾馆领班詹姆斯·赖德证明说，案发当天，他曾带约翰·霍纳到楼上莫夫伯爵夫人的化妆室去焊(hàn)接有些松动的壁炉栅栏(zhà lán)。他再次进入化妆室时，他发现霍纳已经离开，而梳妆台已被撬(qiào)开，台上有一个空空的首饰盒。他后来才知道伯爵夫人的宝石一直是放在里头的。赖德立刻报了案，霍纳当晚被捕，但未发现其身上和家中藏有宝石。伯爵夫人的女仆凯瑟琳证明她曾听到赖德发现梳妆台被撬时发出的惊叫，并说她跑进房间，看见的现场和证人说的一样。警察局二队巡官布拉兹特里特证明说，霍纳归案前拒捕过，并竭力申辩自己是无辜(gū)的。但有人指证他有偷窃前科，因而情况对该犯极为不利。地方法官已将此案交巡回审判庭处理。霍



纳在审理过程中紧张异常，宣布判决时昏了过去，最后被抬出法庭。”

“哼，警察局和法院就提供了这点情况，”福尔摩斯把报纸甩到一旁，若有所思地说，“那头是首饰盒失窃，这头是托腾汉姆法院路捡到的肥鹅肚子里发现了宝石。我们得把连在这两头中间的事情经过给弄清楚。那颗被盗的宝石，它是从鹅肚子里找到的，鹅是亨利·贝克先生的，也就是这顶破帽的主人的。不知他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得把这位先生找到，找他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晚报上登一则启事了。要是这招不灵，就只好再另想办法了。”

“启事上写些什么呢？”

“把笔给我，还有纸。就这么写：‘本人于古基街拐角处拾到白鹅一只，黑毡帽一顶。请亨利·贝克先生于今晚六时到贝克街认领。’够简明扼(è)要的吧。”

“是的，可他能看到吗？”

“当然。他肯定会留意报纸的，对一个穷人来说，这损失太惨重了。虽然他砸了玻璃，闯了祸，让彼得森给吓得不顾一切地跑了，但事后他肯定会为丢了那只鹅而非常懊恼。还有，报纸把他的名字登了出来，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提醒他去看报的，所以他一定能看到。彼得森，给你，你赶紧把这个启事送到报社去，一定得登在今天的晚报上。宝石先放我这儿。谢谢你了，彼得森，另外，你回来的时候买只鹅带到我这儿来，我得弄只鹅给那位先生以顶替你家正吃着的那只。”

彼得森走后，福尔摩斯拿起宝石，对着光仔细地看，“真是举世无双啊！”他说，“它多晶莹剔透(tī tòu)！当然，它也是罪恶的根源。每颗珍贵的宝石都是魔鬼的诱饵(yòu ěr)。我得把它锁到保险柜里，然后给伯爵夫人写封信，告诉她宝石已经找到了。”

“你认为霍纳是清白的吗？”

“我现在还不能肯定。”

“那你是否认为别的人，比如说亨利·贝克和宝石有牵连呢？”

“我认为亨利·贝克也有可能是清白的。他没想到手里的鹅会价值连



城，即使是纯金的鹅也比不上。只要我的启事有了作用，我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了。你现在可以忙别的事情去了。记得晚上七点来吃饭。”

等我回到贝克街时已经六点半了。我走上楼，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正站在门外，他身穿带有苏格兰小帽的上衣，纽扣扣得紧紧的。我到门口时，门开了，我和他一起走进了福尔摩斯的房间。

“我想您就是亨利·贝克先生吧，”福尔摩斯说着，站了起来，“请坐靠壁炉的那张椅子吧，这是您的帽子吧，贝克先生？”

“是的，先生，是我的帽子。”

他身材高大、谈吐谨慎，一副落魄文人的样子。

“东西我们留好几天了，”福尔摩斯说，“我们以为你会登遗失启事呢！”我们的客人笑着说：“我以为我的鹅和帽子被那伙流氓拿走了呢。”

“原来这样。哦，对了，鹅已经被我们吃了。”

“吃了？”客人激动得坐直了身子。

“是啊，要不吃，放到这个时候，准会坏的。不过，我想餐柜上的这只也能满足您的需要吧，重量和您那只差不多，挺新鲜的。”

“能，当然能。”贝克先生长舒了一口气。

“当然，您那只鹅的羽毛、爪子和内脏等东西我们还留着，你是否要——”

那人大笑起来。“除了当我那次历险的见证，”他说，“我看它们没什么别的用处了。所以，如果您同意，先生，我只想带上餐柜上的那只肥鹅。”

福尔摩斯飞快地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微微耸了耸肩。

“那好吧，这是您的帽子，那是您的鹅。”他说，“顺便问一下，您的鹅是从哪儿买的？我对家禽的饲养很有兴趣，而这么肥的鹅很少吧。”

贝克先生把鹅夹在腋(yè)下，说：“我和几个人经常光顾阿尔法餐馆——博物馆附近那家。要知道，我们的白天是在博物馆度过的。今年，我们好心的店主，他叫温迪盖特，办了个俱乐部，会员每周交几个便士，到圣诞节，每人都能拿到一只鹅。我每次都按时付了钱，后来的事您都知道了。先生，我真得谢谢您。”他给我们一本正经地鞠(jū)了躬，神情滑稽(huá jī)自



负，然后大步流星地走了。

“亨利·贝克没事了。”福尔摩斯把门关上后说，“他与这事无关。你饿了吧，华生？”

“不是很饿。”

“那我们把正规的晚饭改成吃便餐吧，然后趁热打铁，沿这条线索追踪下去。”

“行。”

那天晚上，寒风侵骨。我们穿上长大衣，围好围巾，出发了。十五分钟后，我们赶到了博物馆附近的阿尔法餐馆。这是在霍尔波恩街拐角的一家小酒馆。福尔摩斯推开门走了进去，向红光满面围着白围裙的店老板要了两杯啤酒。

“您的啤酒肯定和您的鹅一样好。”他说。

“我的鹅？”店老板有些惊讶。

“是啊，半小时前亨利·贝克先生跟我说的，他是您的肥鹅俱乐部会员。”

“哦，我明白了！但是，先生，它们可不





是我的鹅。”

“是吗？那是谁的？”

“我是在科温特花园市场的一个推销员手上买来的。”

“推销员？我认识几个，请问他是谁？”

“布瑞金利基。”

“布瑞金利基？我不认识。好啦，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再见。”

“现在立即找布瑞金利基，”裹(xī)人的寒风中，福尔摩斯边扣扣子边说，“要记住，虽然我们这头仅仅是一只鹅这样的小事，但另一头却关系着一个人是否蹲五年牢的大事。只有我们证实他清白无辜了，他才有可能得到自由。当然，我们的调查也可能最终证实他确实有罪。但不管怎样，既然我们碰巧得到一条警方错过了的好线索，就得把它一查到底。朝南走，快！”我们穿过七弯八拐的贫民区后进入了科温特花园市场。市场内一个最大的摊档(dàng)上方写着布瑞金利基的名字。我们进去时，看见瘦长脸、络腮(luò sāi)胡的店老板正和伙计们收拾摊子。

“晚上好！今晚真冷啊！”

店老板点了点头，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

“看来鹅全卖完了。”福尔摩斯看了看大理石柜台后说。

“明早就可以给你五百只。”

“那太晚了。”

“哦，那家亮煤气灯的摊档上还有几只。”

“可别人是介绍我到你这儿买。”

“谁介绍的？”

“阿尔法餐馆的老板。”

“哦，他呀，我给他送过两打。”

“很肥的两打。告诉我，你是从哪儿进的货？”

这句话一下子惹(rě)恼了店主。

“得了吧，先生，”他脖子一歪，双手叉腰，“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已经直说了，我不过想问一下，你卖给阿尔法餐馆的那些鹅是从



哪儿进的货？”

“就问这个吗？我就不告诉你，怎样？”

“不怎样，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为这种小事发这么大的火。”

“发火？你要像我一样被人纠缠着，你也会发火的。我买鹅是我自己的事，凭什么别人老来问？！一会儿是‘那些鹅在哪儿？’啦，一会儿又‘你卖给谁了？’啦，一会儿又是‘要以怎样的代价才能换回这些鹅？’这么唠唠叨叨地问个不停，好像世界上没别的鹅了。”

“对不起，我和问这些话的人毫不相干，”福尔摩斯一点都不生气，“既然你不肯说，那我也不问了。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我赌五英镑，赌我吃的那只鹅是在农村养的。”

“嘿嘿，你输定了。那是城里养大的鹅。”店老板说。

“不可能的。”

“我说是就是。”

“我不信。”

“别以为你对家禽(qín)比我在行。我还是伙计的时候就和家禽打交道了。老实告诉你，卖给阿尔法的那些鹅，全是在城里养大的。”

“我还是不信。”

“你真要打赌？”

“我想从你这弄点钱，我相信我是对的。我情愿赌一个金镑，好好教训你一下，以后别那么固执。”

店老板笑了，“比尔，给我把账本拿来。”他喊道。

小伙计把一个薄薄的小账本和一个大大的、封皮全是油迹的大账本拿来了，翻开后摆在油灯下面。

“好啦，固执的先生，”店老板说，“我赢定你了。看见小账本了吗？”
“怎么了？”

“这是我的进货清单。看见了吗？喏(nuò)，这一页记的全是乡下人，名字后面的数字是它们记在总账上的序号。再看看另外这页，看见红墨水写的字吗？这是我在城里的供应商名单。你给我念念第三个名字。”

“欧可夏特太太，普里克斯敦路117号-249。”福尔摩斯念道。

“好啦，现在到总账后查相应的那一页吧。”

福尔摩斯翻到了相应的那一页，“在这儿，欧可夏特太太，普里克斯敦路117号，家禽供应商。”

“再看最后一项记的是什么？”

“12月22日，二十四只鹅，每只七先令六便士。”

“好了，那下面一行呢？”

“转卖给阿尔法的温迪盖特，每只十二先令。”

“你现在信了吗？”

福尔摩斯很气恼地掏出一个金镑往柜台上一扔后，转身就走。没走多远，他在路灯灯柱下停了下来，以他独有的方式无声地笑着。

“你以后要是遇到不肯把事情真相告诉你的人，就和他打个赌，他准会把你想知道的东西泄露出来的。”他说，“我敢说，刚才我给他一百镑，他也不一定会把这么完整的信息给我。华生，我想我们的调查接近尾声了。我们是连夜赶到欧可夏特太太那里去呢，还是明天再去？从店老板刚才所说的话来看，显然，除了我们，还有人对这件事很着急，我该——”



从我们刚离开的那个摊子传来的一阵吵闹声把福尔摩斯的话打断了。我们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在昏黄色的吊灯灯光里站着；而那个店老板在柜台口堵着，气势汹汹地向那个缩头缩脑的男人举起拳头。

“你和你的鹅让我烦透了！”他大声吼道，“你见鬼去吧！要再胡说八道，我就把狗放出来！你把欧可夏特太太找来吧，我跟她说！我的鹅是她卖给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其中有一只是我的。”那小矮个男人快要哭了。

“那你找欧可夏特太太要去！”

“可她让我来找你。”

“干脆找国王要去吧，我才不管呢！我受够了，你滚！”他猛地冲了出来，矮个男人拔腿就跑。

“哈！我们不用去普里克斯敦了。”福尔摩斯压低声音对我说，“来吧，看我们能不能从这家伙身上得到什么。”我们穿过那些看热闹的人，福尔摩斯追上那个人了，拍了一下那人的肩膀，那人立刻转过身来，我借着煤气灯看见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你是谁？你想干吗？”他声音一颤一颤地问。

“对不起，”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我听到你和那个老板的话了。我想我能帮你。”

“你？你是谁？你怎么能知道是什么事？”

“我叫歇洛克·福尔摩斯。我的职业是了解别人所了解不到的事。”

“可你不会知道这件事吧？”

“请原谅，我什么都知道。你在找布瑞金利基从普里斯敦路的欧可夏特太太那儿买的鹅；他把它们转卖给了阿尔法餐馆的温迪盖特老板，温迪盖特又把鹅给了俱乐部，最后会员亨利·贝克先生得到了其中一只。”

“哎呀，先生，您就是我要找的人。”矮个男人伸出颤抖着的双手喊道，“我简直无法跟你们解释这事对我的重要性。”

福尔摩斯拦了一辆正好路过的四轮马车。“既然如此，与其在这么冷的街上谈话，不如找个舒适的地方去谈，”福尔摩斯说，“但在动身前，我



想问一下先生您尊姓大名？”

那个人瞥(piē)了我们一眼后，有些犹豫地说：“我叫约翰·罗宾逊。”

“不，不是，我想知道你的真实姓名。”福尔摩斯平和地说，“办事不能用化名。”

矮个男人的脸腾地红了：“我，我叫詹姆斯·赖德。”

“这就对了。世界宾馆的领班，上车吧，很快你就可以知道事情的一切了。”

矮个男人轮番打量着我们，眼神中半是害怕，半是希望。最后，他还是和我们上了马车。虽然我们一路沉默，但从矮个男人粗重的呼吸、时而紧握又时而松开的手可以看出，他紧张极了。半小时不到，我们就到了贝克街的公寓。

“到了！”福尔摩斯打开门高兴地说，“这炉火真好。赖德先生，你好像很冷。来，坐到这张围椅上来，我换上拖鞋就来处理你的事。现在，好啦，你是想知道那些鹅的下落吧？”

“是的，先生。”

“或许我该说你那只鹅。我想你只是对其中一只感兴趣，尾巴上有一条黑斑的那只吧？”

“哦，先生，您能把它下落告诉我吗？”赖德激动地喊了起来。

“它到我这儿来了。”

“这儿？”

“是的，它真是一只了不起的鹅。你对它那么关心，我毫不奇怪。它死后还下了个蛋——天底下最漂亮、最贵重的蓝色小蛋。我把它藏起来了。”

福尔摩斯打开保险柜，把蓝宝石拿了出来，宝石寒光四射，晶莹若星。赖德右手扶着壁炉角战(zhàn)战兢兢(jīng)兢地站起来，惊愕(è)的脸拉得老长，他不知道该放弃还是该声明宝石属于他。

“这场戏该收场了，赖德。”福尔摩斯说，“站稳点，别掉到火炉里去。华生，你扶他坐下吧，然后给他一点白兰地，看来他还不是猖狂(chāng kuáng)